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一

涇 胡承珙

秦

車鄰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虞東學詩曰附庸雖未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
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
備其制故序下言秦仲始大劉瑾何楷錢天錫及近日陸
奎勲俱以秦仲時未必得備寺人之官因謂此詩作於秦
襄之世愚謂仲初溺於戎俗及爲大夫得見周京聲物之

毛詩後箋

卷十一

十

盛效而爲之亦情理所有諸家泥於襄公始爲諸侯鑿空改序不可訓也承琪案許氏名物鈔又云秦仲雖當爲附庸之君自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外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姜氏廣義因之謂秦仲以初造之秦當獨獮之戎適以滋禍故以飲食燕樂告之蓋勸之以養晦之意此說尤爲支離鄭語史伯謂秦仲齊侯姜嬴之脩國大將興卽其世保而垂入仕王室豈遂無一日之樂而以爲與詩不類乎至下二章逝者云云不過及時行樂之意古人言樂者每及於日月易逝壽命無常樂府詩辭中多有之不必疑其於頌美之詞無端作此不祥語也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稽古編曰闢寺守門古制也
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嚴緝謂三代侍
御僕從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失夫侍御僕從豈給使
令賤役者邪楊用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牽合穆公學著
人事以爲後世刑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皆始於此故聖
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美然本非詩旨承琪案郝仲
輿引月令以奄爲尹內宮之事無有不禁此秦作法之樊
趙高所以專制也秦風首章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次章乃
云旣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騶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
形矣此亦因嚴說而附會秦事以快其議論耳其實序但

毛詩後箋

卷十一

二

美秦仲有侍御之好不過見其先僻處西陲百事苟簡至秦仲始大能具傳宣命令之儀飲食燕樂之禮所以爲美傳云寺人內小臣也疏以爲在內細小之臣此則奔走使令乃其常事何得謂望夷之禍遂肇於此乎宋明人經說往往借端發議不獨此詩也

正義引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儀禮燕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明天子諸侯皆內小臣與寺人別官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與寺人之官相近彼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者非內小臣之官承琪案傳云內小臣者猶

文王世子之內豎耳不必以周禮官名相例左傳晉有寺

人孟張

成十七年

齊有寺人賈舉

襄二十五年

魯公果公賁使寺人

僚相告公

昭二十五年

尤足爲寺人傳言之證齊崔杼使圉人

駕寺人御而出

襄二十七年

則大夫得有寺人又可見諸家謂

秦仲大夫不宐有寺人之非又寺或作侍者自由近侍通

稱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亦非也

旣見君子竝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又者對經旣字言

之箋云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正義云檀

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

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

亦與焉承琪案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竝坐
猶云皆坐非竝坐不橫肱之竝呂記及戴氏續記謂竝坐
爲簡易相親未有禮節之繁何氏古義又云是伶工之輩
與其儕侶竝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竝坐此皆泥於竝
字之誤耳

駟職

序云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范氏
詩譜曰秦之爲大夫始於仲故上篇稱君子其爲諸侯始
於襄故此篇稱公承琪案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
鮮果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

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然則前篇但言車馬
禮樂侍御祇爲大夫所有此篇盛稱其田獵圖圉自是諸
侯之事序一以屬秦仲一以屬襄公當必有所受之矣

騶驥孔阜傳騶驥阜大也案傳云騶驥渾言之也

魯頌傳云純黑

騶曰說文騶馬深黑色驥馬赤黑色析言之也月令孟冬駕
鐵驥注云鐵驥色如鐵考爾雅釋畜無驥是驥本謂馬色
卽因以爲馬名如騶與黃亦皆馬色而詩有四騶四黃卽
用之爲馬名是已又說文引詩四騶孔阜今詩四作騶段
注云詩言四牡四騶四駉四黃皆作四下一字皆馬名也
言騶介賁騶皆作騶謂有所以加乎騶者騶謂一乘也故

言馬四則但謂之四言施乎四馬者乃謂之駟今詩作駟
驥駟駟而干旄疏引異義及公羊隱元年疏說文驥字下
皆作四不誤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
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正義曰冬獻狼以下皆天
官獸人文按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
虞人奉之者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
獸以待射此合傳箋釋之其義已諦王氏經義述聞謂虞
人驅禽以待射斷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
慎周禮犬司農注五歲爲慎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

牡孔碩馬元伯又引後鄭注周禮慎讀爲麋及吉日其祁
孔有祁當作麋麋麋牝也此辰牡當作麋牡與駮牝句法
相似承琪案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謂以网搏
所當田之獸是獸人亦能取獸非但獻以供膳但下文舍
拔則獲言射禽之事故箋以爲虞人驅禽所以待射騶虞
傳云虞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若泥於無冬但驅狼夏但
驅麋之理則騶虞之虞人何以羆羆必五也風人之詞不
必膠執如此古人田獵自有因時擇物之道如春蒐索取
不孕者夏苗除害苗稼者未嘗無所辨擇驅時牡以待射
容當有之無容疑於獵非一獸以取傳義也

公曰左之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毛詩明辨錄曰
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尙右何
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以實鼎俎近於不虔
殺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尙右之意古之逐禽射於車上
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殺者車
上射獸亦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
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之有命使
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
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嬪子微左以迎獸耳承珙案此解極
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

於右雖以外之遲速爲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既夕士虞以凶禮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爲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尙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卽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云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

車攻正義亦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

但獸之

來未必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

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輶車鸞鑣傳輶輕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正義云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
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承琪案小雅庭燎鸞聲將將傳亦云將將鸞鑣聲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

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爲兩解今考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軼者也鸞設衡者也與韓內傳同高誘注呂覽薛綜注東京賦皆與韓同服虔注左傳及文選思元賦舊注則與毛同左傳正義云鸞和所在舊說不同然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解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此疏主申毛義其辨甚明說文金部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段注云四鑣八鑾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晚年定論承珙又案輿服志注

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輜車鸞鑣
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韓毛者不同當亦
造說文時定論也詩言八鸞者四采芑烝民韓奕烈祖烝
民兩以八鸞與四牡對文明係一馬二鸞九足爲在鑣曰
鸞之證

載獫狁騶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
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爲也稽古編曰後儒謂以輜車載犬
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可取信集傳又引
韓愈畫記爲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嚴氏詩緝引補傳謂
歇騶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騶逸爾雅改歇騶從犬

以合毛氏耳此尤謬妄惠氏古義曰西京賦屬車之遶載
獫狁獯鬻得謂以副車載犬耶蓋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
承珙案西京賦載獫狁獯鬻語本在將獵之前正與詩箋謂
北園調習說合後儒謂田事已畢游于北園以車載犬休
其足力夫田畢而游事所恆有但不必更載田犬以從耳
或疑先言田獵後言調習文義不順李氏集解曰此如定
之方中上章旣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

小戎

序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姜氏廣義

曰或以秦有天下二世而亡因歸咎此詩此不識時務者之言也而戎殺秦仲盡滅犬邱大駱之族夫且弑幽王虜褒姒周轍遂東凡爲臣子不反戈而鬪孰無是心秦自莊襄以來歷世不墮其志殘山膾水以耕以牧卒致富強襄公奄有鎬京通大國其子文公盡有豐岐之地至德公徙於雍德公之子宣公成公讓國以及穆公遂霸而戎其始盛則由襄公也蓋攘外所以安內非威武無以爲功駟鐵一篇卽車攻吉日之旨也小戎卽采薇六月之義也特規模有廣狹則王霸有異音不可謂周則是而秦則非秦之失在有國以後不在造邦以前也

小戎，倭收傳小戎兵車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惠氏古義曰：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昭所據乃司馬法所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歟。承琪案釋文引王肅云：小戎駕兩馬者，然下二章竝未別言車名，而曰四牡曰倭駟，則王說非矣。俾雅謂首章駕我騏驎，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之五檠梁輅，所以馭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轡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淺淺收軫也虞東學詩曰收謂之軫戴東原謂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考工記注謂輿後橫木蓋據一面言之詩疏兼及前後則其旁可知陳祥道據注駁孔非也阮氏車制圖解曰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明之據考工記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輹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圓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加軫與輹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得加輹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

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閒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閒矣康成于軫圖旣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轆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岐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元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蓋軫所以收眾材者故又謂之收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棧軫之車而牝馬卽小戎義也承璣案考工記又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此亦車兩旁爲軫之

明證易井收勿幕釋文引陸績注云收井榦也是井闢謂之收收有遮闢之義軫爲輿下四面材亦有闢義故亦謂之收歟姚氏姬傳日記云軫之方以象地蓋軫六尺六寸記曰三分車廣以其一爲隊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承珙謂此傳明是以軫訓收姚說似非毛意

五檠梁輈傳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王氏稗疏曰傳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爲一物集傳云歷錄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削一有字文意

遂成差異古未聞以歷錄狀文章者或因歷錄陸離聲相
近而附會耳說文榮車歷錄束交也束交者束之互相交
如畫卦交爻作乂也廣雅曰維車謂之厯鹿厯鹿卽歷錄
也許慎說著絲於筓車爲維筓車者紡車也紡車相維之
繩上下轉相繫則是歷錄者紡車交繫之名而借以言車
之榮也轉之束有五蓋轉體不可柄鑿恐致脆折故皆用
束其束之或金或革未詳其制而於束之上更以絲交繫
如紡車之左右交榮務爲纏固此之謂歷錄何文章之有
耶承琪案王說是也廣雅本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輶
輶車墨子備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亦云以厯鹿卷收蓋

皆圍繞纒束之名說文束交字仍當作交爲是韻會引交
作文恐誤革部纒下云曲轅纒縛讀若論語鑽燧改火之
鑽字或作轅此卽所謂五檠鄭司農云駟車之轅率尺所
一縛是也然則梁駟以革縛之又纒束以爲固謂之歷錄
故毛云束有歷錄錄當本作衆說文衆刻木衆衆也許云
徐楚金說文衆傳衆衆猶歷歷也許云
檠車歷錄束交也許又云檠車軸束也檠車衡上衣軸束
謂之檠衡衣謂之檠與駟束謂之檠其義一耳集傳以歷
錄爲文章貌語本孔疏漢儒無此解也

游環脅驅傳游環軛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
駕具所以止入也釋文新環居覲反本又作軛沈云舊本

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

驂當作服釋名云在服馬背上以

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

據左傳釋文無

有字居斿反無取於制也承珙案制環當從陸氏作靳環爲

正說文靳當膺也鄭司農注巾車云纓謂當膺當膺卽當

膺也旣夕注云纓今馬鞅說文鞅頸鞅也是靳纓鞅爲一

物蓋鞅壅服馬之頸所以負輓而上繫于銜其下則當服

馬之膺故謂之頸鞅又謂之當膺其上有環可以貫驂馬

之外轡以禁其出驂馬之首齊服馬之膺膺上有靳故左

傳

定九年

王猛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其環又謂之游環者以

其游動於服馬膺背之間而能制驂馬之外出故也正義

云游環者以環貫鞵游在背上然游環所以貫轡非以貫
鞵也轡以御馬鞵以引車非可混爲一事傳又云脅驅慎
駕具者說文駕馬在軛中鞵車駕具也國語兩鞵將絕韋
注以鞵爲鞵考駕具所包者廣原不止於鞵但脅驅所以
止驂馬之內入而傳云慎駕具則駕具當指駕中馬之具
蓋驂馬頸不當衡若任其內入恐傷駕具故正義云脅驅
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軛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
之具也

陰鞵鑒續傳陰揜軌也鞵所以引也鑒白金也續續鞵也
箋云揜軌在軛前垂軛上鑒續白金飾續鞵之環戴氏考

工記圖曰車旁曰轉式前曰軌皆揜與板也軌以揜式前
故漢人亦呼曰揜軌詩謂之陰式前揜板直曰軌桑呼之
曰揜軌如約轂革直曰軹桑呼之曰約軹阮氏車制圖解
曰陰者與前式下板也軌之爲物蓋在與前軹下正中略
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圓轉身轉與輿之力在後軹則有任
正以持之在前軹則有軌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
此陰板掩乎轉前空處下垂至轉上并軌亦揜之使不見
故陰卽名揜軌且爲輿前容飾也或直命揜軌爲軌者誤
矣程氏通藝錄曰轉戾起處正當前軹自於前軹下與轉
戾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如是則範圍此轉全繫乎此故

謂此處爲軌實非別有一物軫圍尺一寸軻圍較大相函不能齊平正當輿前不可無以飾之此揜軌之所由設與承琪案阮程二說是也軌在輿下陰在軾前陰高於軌是名揜軌箋云揜軌在軾前垂軻上所言祇有一面正義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鞞者謂陰下之鞞正義謂鞞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亦非也說文鞞引軸也

橫條注荀子引說文鞞所以引軸者也詩傳不言軸

許云鞞以著明之

哀二年左傳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正

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軻其頸負軻兩驂在旁挽鞞助之詩所謂陰鞞鑿鑿是也蓋鞞從輿下而出於軌前以

繫於衡其革不能如此之長必須爲環以接續之故曰鑿
續其後則繫於車軸故說文以鞵爲引軸廣雅陰鞵伏兔
也此語雖誤然伏兔本在軸上正以鞵繫於軸故張揖致
有此誤若鞵繫於陰板之上陰板非挽輿得力之處何以
引車詩以陰鞵連言者殆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之前故
曰陰鞵耳

王氏稗疏曰廣雅白銅謂之鑿鑿乃白銅之名從無沃灌
之義以鑿飾續環蓋卽今之嵌銅事件作者必鑿鐵作竅
而以鍊成銅片嵌入之若以銅液傾沃則生熟不相沾洽
其上之漫出者施以錯鍊必動搖而不固矣釋名乃云鑿

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鞞環也集傳惑於其說更云銷白銅沃灌其環又改劉熙冶字爲銷則尤誤矣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他金沃灌而得相黏合者哉承珙案傳但云鑒白金也本不以爲沃灌箋云白金飾續鞞之環又云鞞之釧以白金爲飾說者遂以爲嵌銅或又以爲鍍金塗銀之類其實毛意鑒爲白金鑒續者卽以白金爲續鞞之環鑒以釧鞞者以白金爲繫鞞之釧鑒鉞者以白金爲矛下之鉞疏泥於爾雅白金無鑒名遂誤以爲沃灌勢不得不沿爲嵌銅塗銀之說古人質樸未必作此工巧但鞞環等似非白金之柔者所宜則正義云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或是

白銅白銀未必皆白銀是也

文茵暢轂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虎上脫文字爾雅斥山文皮謂虎豹之皮說文彪虎文彪也彪虎文也此皆虎皮爲文之證傳不釋茵者以人所易知也許慎則云茵車中重席汪氏梧鳳曰釋名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人及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席大車簀戎車文茵皆車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承珙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文虎伏軾則段云虎上有文字者爲是至大雅淺幪卽以虎皮蒙軾原不盡爲坐具然成二年左傳云丑父寢於輶中又襄二十四年傳張幣輔櫟皆踞轉而

鼓琴服虔曰轉軫也是兵車亦有可箕踞坐臥之處固未必無茵以藉之耳暢轂長轂者正義云大車轂長尺五寸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或謂大車轂長謂徑二尺五寸其圍一柯有半是古筭法徑一圍三也兵車轂長謂圍三尺二寸依古筭法則兵車轂徑一尺六寸有奇未可謂之長轂也柯長三尺柏車轂長一柯是行山之車其轂乃長耳不知考工記明言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何得以徑度爲轂長司馬法曰成方一里出長轂一乘卽此所謂暢轂也毛詩明辨錄云車之廣僅六尺六寸兩輪離車箱各七寸故軌以八尺爲度軸末出於轂外以轄鈐之是軸

約長八尺五六寸足矣轂之舊輻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云輻外長一尺九寸輻內長九寸五分暢轂之軸勢必兩末各長尺許出於軌外統計軸長非一丈以外不可然細考車人之制未有直言轂長三尺二寸者乃是漢儒以柯度故知其爲三尺二寸耳然恐無此暢法承珙又案考工記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圓參分其牙圓而漆其二桴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轂長則轂長之度未可謂經無明文至鄭注考工云轂當入輿下七寸程氏通藝錄反覆考之皆不能合是轂限輿外轂長者軸亦當隨之而長故記云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圓五分其軫

閒以其一爲之軸圖衡任者軸也軸圖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則所謂軸之長度但指橫輿下者言之而出輿外至轂末之長度不見殆以隨轂之長度故歟程氏曰轂長則軸當置輻處較轂短者而加長故乘之而安若三等之車其軸之用力處均視徹廣以爲之度則彼轂雖長而軸力均限以八尺何以能安故程氏疑徹廣八尺鄭注不詳所出恐難概定因謂經涂九軌必爲三等之徹廣分別由之無不合轍其說自通

騏驎是中駟驪是驂箋云赤身黑鬣曰驎中中服也驂兩駢也陸氏埤雅曰騏驎中駟駟驪上駟故服以騏驎驂以

駟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何氏古義因之謂此章之
騊驪卽上章之騊鼻乃爾雅之所謂驪白駁者也蓋馬兼
驪白色者名之曰駁特上章因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鼻
此章則因其驪之在體而題之以驪耳羅願云古者驪非
所貴故淮南子曰芴光不升俎驪駁不入牲以其犂也用
此附合埤雅之說承琪案此妄說也爾雅釋畜無單言驪
者有驪馬白腹驪馬黃脊驪則此詩單名驪者自以箋
赤身黑鬣之解爲正箋本魯頌駟傳說文驪赤身黑毛尾與傳箋畧同且驪白駁
與左白鼻爾雅明列二名何得牽合爲一至駕車以服馬
任重爲主今車猶以轅馬爲貴何得云服用中駟驂用上駟列女傳

手言後集卷十一
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武王伐商左驂牝
騏右驂牝黃此可見古人驂或用牝若服則必用牡未聞
服可劣于驂也

蓋以轡軛傳軛驂內轡也箋云軛繫於軾前正義曰四馬
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
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
轡不須牽挽故知軛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
白金爲轡也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
軛盧注軛在軾前斂六轡之餘詩曰蓋以轡軛王氏稗疏
因此謂以轡比六官則轡止於六而無八以軛比司會之

均入則六轡皆納于軛中而非但二也故疑驂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右旋也聽命於驂馬耳承珙案此說非也說文軛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沃以饁軛荀子正論篇三公奉軛持納楊注納與軛同軛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盧注犬戴云斂六轡之餘正指驂內二轡爲餘若車止六轡則但云斂六轡足矣何必言其餘不得據此爲四馬六轡之證也

伐駟孔羣傳伐駟四介馬也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伐駟此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二

伐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鞏之戰齊侯不
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甲之備豈反以不
介爲詞可知韓義之不如毛矣

公矛鏐傳公三隅矛也正義曰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
也書顧命疏引鄭注戮瞿蓋今三鋒矛三鋒卽三隅鋒謂
棱也戮瞿與公聲亦相轉釋名用器兵器兩言仇矛兵器
篇云仇矛頭有三義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其下卽言夷
矛云云劉意蓋以仇矛當考工記之首矛亦卽毛詩之公
矛案仇公字固可通如國策公由呂覽韓非史記淮南皆
作仇由是已而以爲頭有三義則與三隅不合曲禮孔疏

云矛如鉞而三廉是亦但謂其鋒作三棱形耳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旄也討
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旄伐承珙案蒙與旄同訓覆
說文旄从壽聲人部僞翳也从人壽聲羽部翳翳也从羽
殷聲反部敬从支曷聲周書以爲討此數字聲皆相近然
則傳訓蒙爲討者猶訓蒙爲旄討羽者猶言旄羽也蒙亦
有雜義易雜卦傳曰蒙雜而著僞翳等義亦可通於雜儀
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綵注云此
翻旌也綵者雜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
與朱羽綵注云今文綵爲綵據此知翻爲雜羽之名討與

翻聲相近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

竹閉緹縈傳閉緹縈繩縈約也正義云說文緹縈也謂置

弓秘裏

案當作置秘弓裏傳寫弓秘誤倒

以繩緹之因名秘爲柅承珙案

鄭注周禮考工引詩竹秘注儀禮既夕記又引詩竹秘儀

禮經文作秘者說文秘橫也橫積竹杖蓋凡戈矛柄皆積

竹而謂之秘弓槩殆亦積竹爲之故亦得名秘毛詩作閉

者閉猶橫也說文橫一曰叢木叢大記君殯橫至於上注

云橫猶敢也鄭意謂與檀弓敢塗義同也左氏哀六年傳

楚昭王卒于城父子闔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史記楚

世家索隱曰閉塗卽橫塗也橫與橫同是閉秘皆有橫義

故毛詩作閉儀禮作秘其實一也傳云閉繼者卽訓閉爲繼非謂以繩繼韋考工記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恆角者謂竟其角達者謂長於淵榦若達於簫頭如此則其弓不利於引絃送矢其張之也如弛弓之常用繼然故曰譬如終繼是記所謂繼者卽弓韋也鄭注云繼弓韋此語不誤又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韋則似以繼爲繫故詩正義云繼爲繫名然於滕約義複矣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蓋繫者藏弓定體之器繫繼同物以其能持弓謂之繫以其能縛弓謂之繼繼又名閉以竹爲之故曰竹閉繼字又作柅荀子非相接

人則用柂注云柂者檣柂也正弓弩之器也今人以柂爲舟楫之楫者楫輔船舷如柂輔弓弩猶榜所以輔弓弩而船舷亦謂之榜也角弓正義以紼爲紼滕亦泥於紼繫之解誤與此同紼說文云織帶也

段氏據文選注帶上補成字

帶亦繩之

類耳滕說文云緘也周書金縢鄭注云滕束也是滕本約物之名因而所用以約者亦謂之滕魯頌朱英綠滕傳云滕繩也是也

此詩之韻首章當以江氏慎修所分爲是古韻標準曰首三句收駟驅爲一韻下則五入一去爲一韻

郝氏敬已載有此說

馳首章驅字祛尤反則此處亦當音邱舊誤以驅字連下

爲韻驅續轂鼻皆有去入二叶音未安顧氏亦誤以驅字連下而轉續玉屋曲皆爲平聲尤誤顧氏不知十虞韻有一支通十八九十九侯而侯韻字皆轉入模於是不得驅字之音又不知入聲別有轉紐意屋卽爲烏之入聲於是悉轉續玉屋曲爲平以叶驅此顧氏之蔽承琪案續字自當從釋文如字讀其引徐邈作辭屢反似已欲叶上驅字然不如江氏以驅韻收轉下七句六韻去入通用爲正段氏音均表引東京賦以驅燭屬爲韻又謂集韻三燭內有鼻字孔氏詩聲類又引詩中屋燭二韻讀去聲者如楚茨之具奏祿角弓之木附屬桑柔之谷穀垢等爲證不知此

皆去入通用古人原無四聲之別也次章孔氏分首二句爲一韻三四句中驂爲韻中讀如斟易比象傳中禽韻恆象傳深中韻可證五六七八句合軻邑爲韻末二句轉韻期之自爲韻此所分是也

七月冲與陰韻蕩韻與終韻雲漢臨與躬韻

古韻標

準曰中與驂韻此方音稍轉似陟林切舊叶諸仍反未的顧氏謂中字不入韻而轉下文合軻邑念爲平聲以韻驂不知合與軻邑自爲韻末二句期之自爲韻顧氏蔽於入聲通轉平上去之說其實驂何能與合軻邑韻末二句韻本分明乃讀念字爲韻誤甚三章亦首三句羣錚苑爲韻與首章同苑本在二十匹而與羣錚韻則轉入十八叻猶

都人士我心苑結之轉蘊結也此平上爲韻也下七句以
膺弓滕興音五字一韻亦與首章略同江氏謂此以蒸登
韻侵如大明之興林心爲韻從方音偶借段氏曰凡古曾
之爲替興之爲歆棚之爲窆朋之爲鳳戴勝亦爲戴雥仍
叔亦爲任叔皆蒸登興侵鹽添關通之證錢氏潛孳堂荅
問曰小戎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案
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
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
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與林
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承瑛謂此不獨興與音爲

毛詩後箋

卷十一

三

韻魯頌閟宮乘騰弓增膺懲承與紱爲韻說文雅从睪省聲睪从雅聲故小戎膺弓騰輿皆與音爲韻也

蒹葭

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案首序但云刺襄而其下乃有用周禮之說自必有所受之毛傳最簡此首章傳云白露凝冥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如此委曲發明序意亦足見序在傳前未可謂毛公未見詩序也趙氏文哲曰詩序辨說謂此詩不詳所謂而序之鑒於是後之說詩者如朱氏公遷朱氏善黃氏佐唐氏順之或以爲朋友相念之辭或以爲賢人肥遯

之作都無確指試思作序者如果鑿空妄說則必依附詩詞若近世僞爲申公詩者謂此乃秦之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於以欺天下萬世豈不易易必不憑虛而創一襄公不用周禮之說與詩詞絕不相比附以自納敗闕也是可知其必遠有傳授矣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正義云毛以爲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此用王肅說申毛非毛意也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毛

不復訓伊字自以已見此篇然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
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卽指賢人可
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
賢人蓋所以申毛意也此伊人毛訓維者大雅無競維人
彼箋云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是維人與伊人皆指賢
人此箋破伊爲繫轉繫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人爲
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
至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
濟道來迎之案傳言逆禮則莫能以至是本以經文道爲

道路下文云順禮求濟

此從定本作求正義本作未濟

道來迎之此道卽

指道阻之道謂順禮則其道路漸移而近由一方而至中央蓋此岸對彼岸爲遠至中央則較近矣是雖人往覘道實不啻道來迎人耳因其文義古奧猝難通曉自王肅誤認傳中道字爲理道呂記因之以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日所謂此理古人文詞質實斷無以人爲理者且此詩不過言逆禮則遠而難順禮則近而易雖求道求賢理本一貫然經云伊人云道阻自當爲求賢之路不得泛以理道言也

傳箋以邇洄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邇游二句爲順禮則

易而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歐陽本義乃以伊人指襄公
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不能
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嚴緝從之謂逆流則道
阻且長喻襄公僻處一隅狃於功利以道爲遠而難致必
不能勉強行之順流則惟在水中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
俗終於夷狄而已此無論伊人非斥君之詞且經上云在
下云宛在明是冀幸之意而以爲不足之詞亦於語氣不
合戴氏續詩記則謂在水一方言其邇邇洄洄游皆逆也
在水際則可從在水中如何可從何氏古義又謂狃于功
利必無見伊人之理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縱一葦凌

莊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邇游不已則登岸何從將有
小於汙之坻爲之礙矣又有大於坻之汙爲之礙矣此皆
各逞臆說以求勝於傳箋試尋繹經文而可以知其未有
當矣

在水之滄傳滄水隈也小雅巧言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
謂之麋此用爾雅文以麋爲滄之假借也說文釋名滄義
皆同爾雅此傳獨以滄爲水隈者案說文隈崖也崖高邊
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爲升義故此以水隈見其高意若從
水草交之訓則近於言平故不用爾雅傳義之精如此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段氏詩經小學曰小渚當作小

三言集卷一
一
沚乃與爾雅合坻沚同訓不可通聲之誤也說文坻小渚也引詩宛在水中坻渚亦沚之誤承琪案上文瀄爲水隤故言且躋箋云言其難至如升阪坻爲水中小沚對上且躋言之甫田箋雖云坻爲水中高地不過高於水耳較之水瀄則易升矣

在水之渚傳渚厓也案說文渚水厓也厓山邊也蓋山邊水邊皆得名厓王風葛藟傳亦云渚厓也魏風伐檀傳云渚厓也葛藟傳又云渚水隤也段氏懋堂云爾雅厓夷上洒下渚夷上謂上平洒下謂側水邊者斗峭蓋平者曰厓高起者曰隤承琪謂厓乃總名渚是厓之別名葛藟以渚

與濬分言故傳別洩爲厓濬爲水隤伐檀經但言濬故濬亦訓厓皆對別散通之例此傳以上章濬爲水隤與濬同訓則此章洩厓也者殆亦指其平者歟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洩沚爲韻承琪案此言且右者疑亦有逆順之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袒左請罪乃袒右吉禮交相左慈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明之傳云小濬曰沚釋名水出其右曰沚邱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濬曰

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卽所謂道來迎之者故此章以沚與右相承爲義不當但謂其取韻也

沈氏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詩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詩以證之俗本改詩中詩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蹇裳順蘭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詩沚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詩也詩旣作詩則注亦作詩矣若仍作沚字是與毛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于枝詩之中郭璞注水岐成詩詩小渚也音沚卽此學者罕見

詩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潘詩王氏詩攷引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詩字矣承琪案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詩卽汴爾雅釋文亦云汴本作詩然果詩汴同字則薛君所引亦爾雅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考說文詩水暫溢且止未滅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詩非卽汴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序云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案詩文似美非戒而序言戒者蓋於頌美之中寓有規戒之意耳毛於首章傳云宜以戒不

宜也毛雖不注序然此等傳文似皆爲序而發不然經文

竝無宜字傳語何從而來但傳箋止於兩章首二句起興

語略見戒意以下則皆頌美之詞觀其君也哉箋云儀貌

尊嚴也可見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

也哉此與嚴緝乃謂其者將然之詞哉者疑而未定之詞

箋意略同恐非詩旨至壽考不忘與小雅蓼蕭句同後儒於此語或

謂戒襄公無忘周賜范氏補傳或謂願襄公不忘其初戴氏續詩記

惟李氏集解云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

至於壽考而民不忘也此說與蓼蕭正義云四海稱頌之

不忘同當爲正解中論爵祿篇曰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

不立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此亦是證序受顯服而大夫美之之說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蓋大壹山爲終南主峯故班志注於武功下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則不專指武功可知蓋終南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縣互至廣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岐周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歐陽本義駁蔡葭序

箋據史記言終襄之世不能取岐豐李黃集解亦疑此詩序與史記相戾不知岐之東西皆有終南不必定至岐東之地朱子謂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史記載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故秦襄公塚中鼎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見通鑑前編其言正與詩序相應此大夫美其君能取周地始爲諸侯首舉周之名山舍終南將何所舉不必泥於襄地之未至終南且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是則襄公救周之後受服而歸道經終南大夫因以起興亦未爲不可也

有條有梅傳條栢何氏古義曰爾雅栢山榎又云柚條是則條自名柚無緣以栢爲條段氏詩小學謂毛傳條栢與爾雅柚條異此皆不知傳非訓條爲栢蓋以栢爲條之假借字也馬元伯曰爾雅柚條卽栢條之異文故傳知條卽爲栢以說文引詩右抽作右指證由咎古字通用且斥郭注以柚條爲橘柚之非承璞案郭景純柚條之注原本說文不誤毛以條爲栢借必知非柚條之條者自以橘柚非終南所宜耳古字攸聲咎聲同音假借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例正義引孫炎注爾雅於栢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諸侯狐裘
錦衣以裼之案采色正義作采衣爲是據傳文則錦衣加
於狐裘之上卽是在朝禮服箋引玉藻錦衣以裼之者錦
衣卽是裼衣其上更無他服正義引玉藻注謂君衣白毛
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此鄭氏注禮之說凡袒而
有衣曰裼謂裼衣之外更有上服如皮弁祭服之等此在
經文並未明言且傳以錦衣爲采衣而玉藻注云素錦已
屬不合又引詩衣錦綈衣明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
上有皮弁服不知衣錦綈衣婦人之服非以裼裘不當引
以爲證皮弁服白布之衣古人不以帛裏布而謂可以錦

裏布乎然則古人裘外止一禮服裼襲之說當以五禮通
考蔡氏德晉之辨爲允至傳以狐裘爲朝廷之服正義謂
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引曾子問以證諸侯受天子
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故視朔受聘
服覺裘此雖臆度義或近之陳氏禮書乃以狐白裘爲人
君燕服云終南之詩始之以錦衣狐裘終之以黻衣繡裳
蓋先言燕服而繼之以祭服也案下文顏如渥丹其君也
哉方言儀貌尊嚴而獨舉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
後祭服又何義也馮氏名物疏云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
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

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陳氏以爲燕服戾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按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故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又箋畢也堂也段云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祇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

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耳承珙案畢與邊雙聲大戴禮保
傳篇注坐不邊蹕列女傳作坐不邊立不蹕蹕與畢同是
畢卽邊也故箋以畢爲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焦里
堂曰爾雅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
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
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
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
堂有平字與否一也

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終南之道名也書

云周公亮成王
葬于畢是也

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云鄭於

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陳氏禮書云爾雅袞黻也舉其章之末者則餘章著矣何氏古義曰九章盡于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猶言此有黻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承璣案傳但引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是本不以此黻衣爲九章之黻鄭注考工記云文章黼黻繡五者言刺繡采所用也故爾雅黼黻彰也謂黼黻者文章之事原非十二章之黼黻又云袞黻也則直訓袞爲黻是黻衣猶言袞衣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猶言袞冕故鄭注云黻祭服之衣也詩黻衣與繡裳對言必非謂刺袞之黻傳但引續人而不言章次可謂善

於解經諸家泥於九章之次必謂舉在裳之黻以該衣誤矣

黃鳥

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外而作是詩也案左傳以三良之外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且以外而棄民專責穆公序說皆與之合正義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外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此說未允此非末滅康公自以康公之罪不待言耳史記蒙恬傳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外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此亦但以三良之外歸咎穆公漢書叙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

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外言今田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卽此可見三良之外由于逼迫而然初非願以身殉也自匡衡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外應劭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外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楊雄法言遂責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爲信其後李德裕謂三良之外殉榮樂非殉仁義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焉得爲百夫之特

東坡和陶詩卽用此說

是且以詩言爲愼矣

今考左傳及詩序於三良則哀之於穆公則刺之其爲穆公之要以外而非三子之樂從可知況經云熾我夏人云

如可贖兮足見其殉有甚不得已者若果許公以死何得云熾我又何必云可贖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興者喻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虞東學詩曰黃鳥止棘毛鄭以爲得所龜山馭之謂興由谷遷喬者異其說然也夫枳棘之棲昔人所歎以爲得所可乎蓋以黃鳥之失所止興三良之不得其死也承琪案此亦誤以黃鳥爲黃鸝故謂止棘爲失所而不知詩凡黃鳥皆卽今之黃雀鳥之至小者故此傳云交交小貌小雅傳云縣蠻小鳥貌小鳥性宜叢

木故棘桑楚皆爲得所禮記大學引詩縣蠻黃鳥止于邱隅注云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疏云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蔚棘與楚亦所謂草木蓊蔚者故知傳箋得所之興爲正戴氏續詩記曰朱劉景素在藩有鵲集于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詩人覩物而有感亦此意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素人哀傷此奄息之外臨視其墳皆爲之悼慄焦里堂曰箋謂三良自殺從外故以惴惴爲素人臨視其墳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

人從外則殺三良者乃穆公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
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宐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
已外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外
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毅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
三良而外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
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
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承琪案序下箋云三
良自殺以從外故不得不以臨穴惴慄爲他人然於章首
取興之意又云黃鳥止棘求安喻臣之事君亦然則又與
三良自殺之旨不甚相合故不如從左傳詩序以黃鳥爲

秦之殺三良而惴惴卽爲三良之臨穴悼慄也

晨風

歟彼晨風傳歟疾飛貌晨風鷗也案此歟與歟彼飛隼同

韓詩外傳作鷗乃古字通用如回通作回

釋文引韓詩

滴水

作沝水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之類故鷗亦訓疾海賦鷗如驚鳧之失

侶是也晨依字當爲鷗說文鳥部鷗鷗風也又羽部翰一

名鷗風毛詩作晨古文假借耳戴侗六書故云晨風朝風

也猶云朝雲夜雨歟言風之汎也風汎而林木披靡故曰

鬱彼北林若晨風爲鷗則當言集彼北林不得言鬱陳氏

大章詩名物集覽云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

無晨風翼焉能凌風翔曹丕詩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若非鷦何以言鳥言翼何以與蟋蟀竝稱乎姚氏識名解
曰李陵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此晨風亦指鷦言發
如朱玉言鯢魚朝發之發以鷦飛急疾故云願因晨風之
發託賤軀以相隨耳不得以晨風爲朝風也承琪案易林
小畜之革云晨風之翰又豫之咸云晨風文翰隨時就溫
雄雌相和不憂危殆亦足爲鳥名之證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案鄭司農注周禮函人愆讀爲宛彼
北林之宛此蓋三家詩有作宛者但今韓詩外傳及說苑
引詩仍作鬱此作宛未知於三家何屬說文宛屈艸自覆

也鬱木叢生者古宛鬱字通毛作鬱者正字三家作宛借字耳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傳文兩之字相承明指賢者而言思謂穆公思之忘謂康公忘之箋以憂心爲思賢與傳同至忘我實多則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己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實序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大旨非卽指詩中忘字也箋釋經忘字本與傳異正義強以鄭說述毛殊失毛旨韓詩外傳云魏文侯封大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趙倉唐爲大子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

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黍離與晨風文

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鴉彼晨風云云至忘我實多此自以

忘我者也此句依文選注引於是文侯大悅說苑奉使篇略同據此必此

詩爲君忘其臣故倉唐引以爲諷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

指意若如箋說以爲子之忘父而乃誦之以諷文侯之忘其

子雖曰斷章亦言之不順矣程傳呂記嚴緝皆從毛義是

也

隰有六駁傳駁如馬倨牙會虎豹陸疏以駁爲梓榆據下

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檍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近人

又據爾雅之駁赤李及昀九葉樊光本昀作駁者以易陸

毛詩後箋

卷十一

三

疏之駁馬總由泥於櫟木與駁獸之不類耳段氏詩小學
曰案鵲巢旨茗臂旨鷗之等不必駁與櫟不爲類也承琪
案詩中言山有隰有者固多舉草木爲言然風人之興亦
未可盡拘其在一章者如召南之林有樸櫟野有夬鹿據
毛義似二文對舉與他詩言山有隰有者略同其在兩章
者終南首章條梅次章乃言紀堂不必以苞棣樹檟皆木
爲疑至傳不解六字正義引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恐
未必然六字當爲犖之聲借六駁卽犖駁疊韻爲名犖駁
者言其文采李九平樂觀賦禽鹿六駁白鳥朱首亦是狀
其毛色此獸因狀得名故廣韻直云六駁獸名易林无妄

之觀云三叛六牂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直北經涉六駁爲所傷賊吳都賦纂六駁劉淵林注卽引此詩一切經音義九云魏初三年六駁再見於野亦引此詩北史張華原傳爲兖州刺史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駁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此皆以六駁爲獸名豈得謂諸言六駁者皆以所見有六而云然歟

隰有樹檉傳檉赤羅也說文作椶羅也爾雅云檉蘿字亦當作羅詩正義引爾雅檉赤羅多赤字邵氏以爲連引舊注之文耳何氏古義曰樹檉謂成樹之檉姚氏識名解曰

此但增字成文以樹字代上苞字順言之則槎樹耳鶴鳴詩爰有樹檀文亦同此承琪案姚說是也

無衣

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此詩自宋以來諸家異議紛紜金氏前編何氏古義以爲秦莊公時許氏名物鈔季氏解頤則以爲襄公時惠氏詩說陸堂詩學又以爲穆公時此皆泥詩中王于興師一語以爲衰周之世列國無有奉王命征伐者耳不知莊公襄公之奉王命伐西戎皆以敵王所愾穆公會晉納王事見史記亦勤王之事皆可美而何以云刺觀王

于興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可見此經
王字乃思古之詞所以刺康公非王法而興師故蘇傳呂
解嚴緝皆以爲陳古刺今之作可謂善讀毛傳者或謂定
四年左傳秦哀公爲申包胥賦無衣似非刺用兵者然哀
公之賦祇取與子同仇之意不關本詩之美刺乃王氏稗
疏卽以爲秦哀公時詩夫三百篇豈有下至東周百年以
後者乎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
姓樂致其外正義曰傳旣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
則百姓樂致其外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

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其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承琪案毛以上二句爲興者謂以同袍興同仇耳不必定以朋友興君上也王肅云云恐非毛意至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當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考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彼文正與此同豈曰無衣者言有衣也彼非無衣但以請命爲重猶之此亦非無衣但以同袍爲親耳故以經證經足知箋說之不合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毛鄭於詩仇字義皆各異此傳以仇爲匹者蓋謂同仇卽同伍首章同仇謂聯

爲軍伍次章與子偕作傳云作起也作如田與追胥竭作
之作謂振起師旅末章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此則結隊
前行也三章詞意相承軍興次第如此箋以仇爲讎怨之
讎吳越春秋引詩亦作讎義自可通但與下二章偕作偕
行語意不相類耳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襦褌衣近汗垢阮氏校勘記
云小字本箋釋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
澤也鄭褌衣也說文作襦云綺也可作毛鄭異義而經字
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作襦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
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襦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承琪

案按勘記謂箋字亦當作澤是也釋文所據箋本自作澤正義則云易傳爲禪是孔所見箋本與陸不同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禪之屬賈疏引詩與子同禪則并經字亦改爲禪矣然箋不云澤當爲禪說文禪下不引詩可知許鄭皆未嘗以澤爲禪也李黃集解呂記嚴緝引箋皆作澤不作禪知宋時本尙多未誤者傳云澤潤澤也蓋本以澤爲衣名其曰潤澤者猶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傳文簡質耳箋云澤褻衣近汗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按勘記以爲毛鄭字同而義異亦非也汪起潛曰箋云近汗垢其解澤與曲禮共飯不澤手之澤同

渭陽

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案詩皆送舅之辭而序云念母則以經文悠悠我思一語斷之送舅而有深長之思非念母乎序每求作詩之意於言外所以不可廢也後漢書馬援傳建初八年有司奏防兄弟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

謂馬光封許陽侯

思憇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歔此皆見舅思母之意序下云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念母之

不見謂母已前卒不可復見故繼之云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正義以不見爲不見文公之反國則與下二句文意不貫矣

列女傳云穆姬賢而有義外後其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君子曰慈母生孝子何氏古義曰孔疏以卽位爲康公卽位案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卽位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詳味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卽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傳所記猶相仿佛孔疏誤也承琪案戴氏續詩記亦疑卽位爲晉文復國其說已開何氏

之先姜氏廣義又云秦穆濟河焚舟晉師不出取王官及
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志得意滿康公卽位秦晉交絕
迴思母氏劬勞欲報無由而當年送舅歸國宛如昨日故
從此抒寫其情其後趙盾有立雍之請而多與徒衛未嘗
非此悠悠之思爲之激發也此則斷以爲康公卽位後所
作亦自可通總之令狐之役曲不在秦呂記嚴緝皆引張
南軒之說謂康公怨欲害乎良心故說詩者疑其卽位後
無復因舅思母之意惟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
原皆面秦羽翼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
卽錄詩渭陽之意此論尤爲平允

權輿

序云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姜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視爲彈缺無魚之類不知居會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歟且爲穆公舊臣與君其休戚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翻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承琪案姜說是也後儒好爲議論而多失其實如以無衣爲秦民强悍樂於戰鬪者平居相謂以權輿爲游士會客之所爲試思果如其說亦復何關勸懲而國史編之入樂聖人錄之爲經

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
言君始於我厚設禮會大具以會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述
毛以夏屋爲所居之屋孔疏申鄭以全詩皆說飲食之事
不得言屋宅故知爲禮物大具至以夏屋爲大俎其說出
於元人陰幼達而楊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
簠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惠氏詩說戴氏考正
皆用之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辭大招
夏屋廣大崔駰七依夏屋渠渠此據正義文選注
引七依作遽遽法言震
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

屋楊說雖辨然不敢信承琪案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
常語不煩故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惟鄭箋大具之訓似
於經文更合蓋大具對下章每食四簋言之彼謂常日授
粢此謂有時盛設故上章繼之以無餘下章繼之以不飽
謂待賢之意寢薄雖禮食不足爲大烹至常食則鮮可以
飽矣夏大屋具既有爾雅正訓不必援房俎大房以爲證
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孔疏申毛引公食大
夫禮注及秋官掌客注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而云四簋
黍稷稻粱者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

有稻粱公會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會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會則是平常燕會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承琪案鄭注二禮分簋爲黍稷器簋爲稻粱器此對文則別之例統言之則簋亦可盛稻粱如玉藻朔月四簋注云日會稻粱各一簋而已疏卽引此詩爲簋盛稻粱之證馮氏名物疏云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推之則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盛則陳八簋更加以稻粱此章四簋伐木八簋皆以天子諸侯朔月之盛會禮賢者及諸舅也承琪謂小雅陳饋八簋箋但云陳其黍稷不及稻粱蓋自用其禮注分別之例此則仍傳不易

三言行錄卷一
者鄭知毛意言簋可以該簠如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則又以黍稷該稻粱亦由統舉則然耳

毛詩後箋卷十一終